

安妮宝贝

二三事



二三事

安妮宝贝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三事/安妮宝贝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302-1136-6

I. ①二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32930号

二三事

ERSANSHI

安妮宝贝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32开本 7印张 130千字
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136-6

定价: 2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十年

1

二〇〇〇年一月，出版第一本书，短篇小说集《告别薇安》。以“安妮宝贝”，一个信手拈来的随意笔名，开始写作生涯。

经常有人问这个笔名有何含义。事实上，它除了持有一个永久的女童式形象，别无深义。之前并未想到过会从事写作，写了十年，并且还在继续。这个笔名，实在是随机，或者说随缘。十年后，也有人劝我改掉这个笔名，恢复本名写作。时间迅疾如同白马过隙。十年前，不管是生活，还是写作，改变都很多。但这个女童式的笔名，依然保持。就让它代表一个写作者在创作中应该保持的某种初心。

十年。陆续出版《告别薇安》《八月未央》《彼岸花》《蔷薇岛屿》《二三事》《清醒纪》《莲花》《素年锦时》。二〇一一年出版尚未收入文集的是《春宴》。这九本书，包括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、散文、随笔、摄影等种种形式。其间发表万字短篇小说《表演》《月》《长亭》，以及其他的专栏文章，散见于其他杂志。这些作品以后将会结集出版。

这一次出版文集，是一个有纪念性的整理。如果有所划分，这

些年的作品可分为三个阶段。

《告别薇安》(2000年1月),《八月未央》(2001年1月)。大多是短篇小说和散文。文章常在一夜之间迅速写完,也无修改,直接让读者阅读,因此作品有某种写作训练和文字游戏的态度。有充沛激情,缺陷也明显。文字较多字词、意象、情绪上的重复和放纵,氛围黑暗消极。主题大多关于年少轻狂,叛逆之心,匮乏对抗,情爱妄想。

《彼岸花》(2001年9月),《蔷薇岛屿》(2002年9月),《二三事》(2004年1月),《清醒纪》(2004年10月)。在保留早期作品颓废色彩和情爱主题之外,较多记录自我思省和观点,文字呈现简练清洁。

《莲花》(2006年3月),《素年锦时》(2007年9月),《春宴》(2011年8月)。技巧和表达有了控制,探讨人与自身、他人、环境、时代等种种层面的关系,文字理性和感性适度,在文体中建立起一种自觉。

若按时间走向阅读这些作品,可看出它们的不同风格。理清这个脉络,较能让读者对一个写作者创作的行进和生长过程产生全面认知,而不至于执著于某个阶段的评价,懈怠于去了解对方走向的真实。

期间,读者产生新的流向和选择。喜欢早期风格的读者,觉得

后来的作品晦涩或不解,不再满足自身喜好。喜欢后期风格的读者,则往前回溯并不接受。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读者,在这些作品中各取所需。同时,新的读者在加入。

2

回首来路,从不认为自己在十年之后,是一个重要的或完善的写作者。事实上,越往前走,越能看到作品中诸多弊端和局限性,反省自问之际,也越觉单小轻微。

但也从不诚惶诚恐,因安然于心灵的道路循序渐进,种种知见、心绪、洞察、提炼,只能从容按照既定的步履前往。不同驿站,不同风景,最终留下的,只有一种走过千山万水观望流光过境的空旷。

单纯混沌中有美,剧烈偏执中有美,百无禁忌中有美,谦卑克制中也有美。这些原本属于人对自身生命的处理和完善。微小人类的言论不足道,由凡人创作的文字作品也多有缺漏不足。一个作者写下的文字,最终不过是与自己的生命相关。

作为微小个体,试探虚空的疆域,实践思考和表达,让足迹趋向更远处。只有这个价值可穿透种种评断争议的主观和生命无常存在的客观,穿透文字本身烟云般属性。

也许这些文字曾给予过人感动、抚慰、共识或启发，亦或令人不适、不解、不满，乃至产生忿意。种种存在，都是合理。

写作是一条个人道路，无需奢求理解或需要更多解释。但它最终方向是汇入世间万物的整体秩序，汇入大心的领域，如同水滴汇入大海。是一样的道理。

愿这些文字在书写和沉没于水中时，于你我交会的因缘中，种种欢喜或障碍的种子，光明或黑暗的能量，成全各自的修行，并最终趋于唯一存在的光源。

谢谢所有合作过的不同工作领域的人们所提供的帮助。

谢谢大家十年来的欣赏、支持和勉励。

谢谢。

安妮宝贝

北京

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

目 录

1	自序
7	良生
53	莲安
93	沿见
135	恩和
177	盈年
199	又及

自序

意象

每次写一本小说，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，不是文字，而是意象。在写这本小说的时候，有一幕一幕的画面在心里掠过。犹如不定格的镜头，带有一种隐约的肯定之感。这些意象决定心的探索走向。我却是喜欢这种过程，在黑暗中反反复复，但似一直有光照耀。

两个在陌生旅途中邂逅的女子。各自生存的阴影，信与不信，记忆所代表着遗失和记得。最终，她们又走回到旅途之中。在这里，旅途代表一种时间。

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有过困顿。常常写了几万字，推倒重来。再写，再推倒。我当然有过多次思省，觉得也许是放置其中的意念太过繁重。就像一个人，有话要说，又很慎重，反而觉得怎么都不妥当起来。最后决定推翻在结构叙述上的企图，先恢复一个纯简的文本。

因为纯简，文字构筑一种自然的走向。为此，文本本身在书写过程中完成细微的变动，与我的初稿框架有所不同。

内心摆渡

至今喜欢的小说，仍旧是那种往内探索的类型。类似于一个封闭的暗的容器，看起来寂静，却有无限起伏隐藏其中。也不需要人人都来懂，因那原就是一种暗喻式的存在，有它自己的端然。就像一个岛屿，断绝了途径，自有天地。

至今为止，我的两本长篇，都是以“我”起头。这个人称微妙，它代表一种人格确定。也就是说，它并非个体，它是一种幻象，那个“我”是不代表任何人的。

对一本小说来说，有时候事也不是太重要。重要的是叙述本身是否代表着一种出行的态度。对读者和作者来说，书，有时候是用来接近自己内心的摆渡，为了离开某处，又抵达某处。

任何事物均无定论，也无人可以做主。小说更是不需要任何定论的载体，诸多感情或者思省，原就是一个人内心里的自生自灭。当一个人在写一本书的时候，心里是如此。而当另一个人拿起来阅读的时候，他也能感受。

疏离感

我对我的一个朋友谈起过这本书。我说，这本小说在设定一种疑问，试图解答，或者只是自问自答。结构散漫，如同记忆。因人的记忆就是无从规则，只是随时随地。

看起来矛盾百出,更像是一个寻找的过程。它不存在立场坚定,只是在隧道里渐行渐远,缓慢靠近某种光亮。它是一本因此而注定有缺陷的小说。并与我之间更加疏离。

这种疏离感使我一直更为喜欢小说的文本。在散文里人不能回避真实感受,要把自己摆在前面。而小说却可以让自已退后,或与自己截然就没有关系。

记得

写完之后,心里回复空洞,像一个瓶子刚刚倒空了水,等着全新的水注入。这转换过程中极其短暂的一刻,看起来通透,却蓄满种种可能。有饱满而汹涌的不设定空间。

它使人更为直接地面对日常生活。一些人与事。时与地。看似简单却是意味深长。

记得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六日,北京有第一场大雪。夜晚八点,在咖啡店等一个朋友。透过巨大的接近三面环绕的落地玻璃窗,能够看到茫茫大雪被大风吹成斜面。在大楼的射灯光线范围之内,这微妙的重量感非常清晰。天空时而被闪电照亮。

空荡荡的店堂里,人极少。偶有人推门而入,头发和大衣上都是干燥的雪花。纷纷扑落。看到一个头戴圆形暗红色毛线帽子的欧洲男子,穿皮外套和球鞋,端一杯热咖啡,走进茫茫大雪里。潦倒

的味道。这或是他身在异乡看到的第一场大雪。

又有一个穿着黑色高跟凉鞋的长发女子，有果核般的身体轮廓，在桌子边吃一碟野樱桃蛋糕。用英语接了一个手机电话，然后穿上黑色长外套离开。我想象她裸足穿着的高跟凉鞋陷入厚厚积雪里的场景，觉得有一种诡异的美感。似有一种脱离现实的激奋。

四十分钟之后，朋友在大雪中赶到咖啡店。他在拍一个电影，刚睡醒。他的白天才刚刚开始。不吃食物，只喝水。与我说话，而后坐在一边昏昏欲睡。最后他决定去电影院看一个科幻片作为休息。等到凌晨两点，就可以开始他的工作。而我决定去吃一些热的食物，然后回家阅读看了一半的某个西班牙男人的传记。

走出咖啡店大门的时候，看到满地被大雪压折的树枝，叶子青翠，生命力以某种夭折的姿态，得以凝固。树枝突兀的伤口，似仍散发着汁液辛辣的气味。有下夜班的年轻女子在街上群集地走过。笑声明亮愉悦。大雪茫茫。整个城市陷入一种寂静而微弱的梦魇般的氛围之中。

在一家通宵营业的肮脏小店。地上都是融化的湿漉漉的水。有人坐在角落怅惘地看着大雪。有人大口喝啤酒，闷头不语。灯泡明亮得刺眼。此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。

坐在那里，感受到置身于时间之中的沉寂，及面对它的不可停留的忧虑。这个大雪夜晚即将过去。我将失去一切线索与它连接。只有记忆，将会以一种深刻的不可触及的形式，存留在心里。

一个人的事

而我知道自己不会轻易对人提起。我将只是记得它。或者把它书写下来。

书写只对个人发生。等到书写变成文本并且面对大众，它就与自己断了任何关系。仿佛是另一种存在。它被别人猜度，评断，或者误读。意义在完成的那一刻，成了终局。

所以这只是一个人的事。

大雪的夜晚。时间。回忆。生命的旅途。以及小说。都是如此。

安妮宝贝

北京

二〇〇三年十一月

良生

即使不能善待

但那依旧是恩慈

只是幻觉稀薄

即使再剧烈

仍只是烟花

留下的不过一地冰冷的尘埃

她对我说，良生，若是有可能，有些事情一定要用所能有的，竭尽全力的能力，来记得它。因很多事情我们慢慢地，慢慢地，就会变得不记得。相信我。

那是十二月。冬天。深夜航行的客船正横渡渤海。我与她坐在船头。海风呼啸，浪潮涌动。甲板上的人群逐渐散尽，海面一片黑暗。我记得自己冻得牙齿格格发出声来，感觉难熬。抬头所见处，却是满天星辰闪耀明亮，像破碎的钻石，深深印刻。

那一瞬间的惊动，就如封闭的罐子，忽而掠过微薄的光线，稍纵即逝，却艳丽得让心里无限欢喜。这欢喜，是因着渺茫天地，曾有一人并肩而立，观望世间风月。记得，沉默如同黄金，即使被岁月磨损覆盖。它亦会是我的光。

我只是渐渐忘记她的脸。她的脸沉没于暗中。笑容。头发的颜色。额头。眼睛和嘴唇的形状。下巴。肩。手指……所有的轮廓与气味。忘记一个人，一点一点地擦去印记，直到消失。她的肉体与意志缓慢沉落，被黑暗覆盖。似乎这个人，从来都未曾触摸过她。从来都未曾与之相见。

这是确信无疑的事情，她将会消失。生命是光束中飞舞的无数细微尘埃，随风起落，不可存留，不被探测与需索。最后只是静寂。她已消失。而我们之间的事，就像一封已被投递的旧信，信里有发黄故纸渗透彼时的潋潋春阳，笔尖在空气中轻轻摩擦，发出声响，写下温柔黯淡的片言只语。唯独书写的那段时间失落。时间与记忆背道而驰。记忆被投递到虚无之中，开始成为无始无终。